



中国现代文学

# 爵青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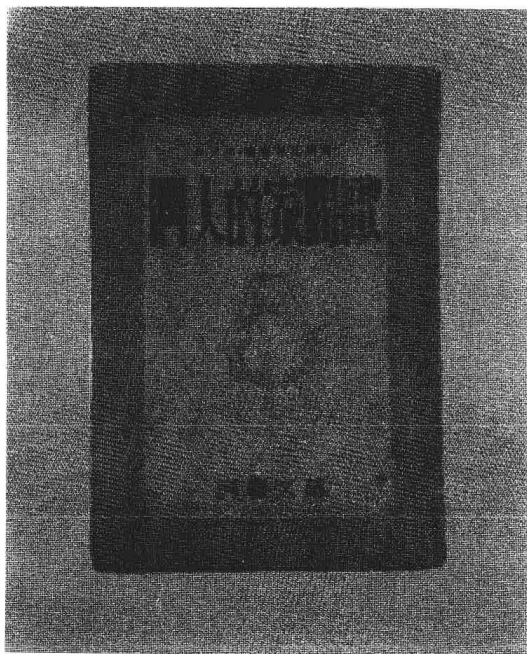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爵 青

叔臨篇

- ## 爵青手迹



爵青作品书影

# 目 录

|              |     |
|--------------|-----|
| 哈尔滨 .....    | 1   |
| 斯宾塞拉先生 ..... | 17  |
| 某夜 .....     | 38  |
| 巷 .....      | 49  |
| 男女们的塑像 ..... | 67  |
| 青春冒渎之一 ..... | 83  |
| 青春冒渎之二 ..... | 91  |
| 青春冒渎之三 ..... | 110 |
| 荡儿 .....     | 121 |
| 大观园 .....    | 144 |
| 溃走 .....     | 163 |

|                |     |
|----------------|-----|
| 喜悦 .....       | 191 |
| 恶魔 .....       | 210 |
| 香妃 .....       | 228 |
| 长安幻谭 .....     | 244 |
| 归乡 .....       | 256 |
| 遗书 .....       | 274 |
| 恋狱 .....       | 288 |
| 魏某的净罪 .....    | 306 |
| 爵青小传 .....     | 339 |
| 爵青主要著作书目 ..... | 341 |

# 哈 尔 滨

由高岗望下去，建筑物群恰如摆布在灰色的盆地中的绝崖，被夹在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街路，形成着纵横的脉状河流。人马、车辆、错乱的步伐就像迅速奔流着的液体似的。远处屋顶尖上端的广告灯，随着落日划出花文字来。哈尔滨的都市风景沉没在黄昏的紫雾中了。傍晚的风吹过来，又向盆地中的建筑物群吹去，唏嘘着掠过立在岗上的青年穆麦的身畔。他是刚到哈尔滨来一个月的青年，由明朗的学校试验室出来，因为失了半年业的原故，不惜远涉，被介绍到哈尔滨来，作了一个资产家的家庭教师。他虽然不想以自然而野蛮的原始的风物来代替这嚣尘的都市，可是却觉得需要有一处田园的气氛来驱逐一下每日的疲倦。于是每天黄昏时，在这高岗上的翘立一个钟头，便成了他的享受。

夕阳最末的一线红光，埋在那西方有些像金字塔的白杨和花岗石的建筑中间，自己的长影子便渐渐地消逝了。往岗下走去的时候，一个异国的姑娘正坐在柏油路畔的休息椅上，弄着淫褻的手风

琴，那悠闲的风情使他猛然愣住了。于是就放缓了步子，倾听着由琴里飞出来的曲子。忽然一个伟男子走过来，便把她挟到岗上去了。

走下了岗，走过一些白俄的鲜果店，再走过一条铁道，就到了自己主人的住邸。坐在屋里，把从街头纸烟店用四分钱买来的麦斯干烟，拿出来衔在嘴里，合着眼休息在沙发上。他的住室是主人指给他的屋子，在一上台阶的右边，由外面看去，正被笼罩在夹竹桃和盆栽的土耳其柏里；可是指给穆麦这个住室，却也不能使他感到舒快。一个刚接近的都市，就给他如此不良的印象，这都会是不能久住的。黄昏已在室中淡下去，画绘着一个古埃及侍男的室灯，像倦眼似地由天花板上垂下来，时候已是七点钟，该到大骏和莉子——主人的长男和次女——来学英文法的时候了。可是都市的少男少女给他的闲工夫，倒使他能从容地休息了良久。

穆麦是五个孩子的教师，本来教授孩子的工作，是由主人的大太太负责的。无奈这位贤慧的妇人，在三个月前成了病榻中的人；其余的两位太太，一位患着神经衰弱，也正在休养期中，另一位除了上百货店选择货色以外不懂别事。主人自己本来是住在私邸里，稍微对孩子们用些心的，只是半年来工场方面需要大改革，每天除去坐着汽车回私邸看一次以外，在郊外的工场里，日以继夜地忙碌，已有两个多月，所以穆麦才被介绍来充当家庭教师。大骏是个保持着主人的风貌的小男子，才十六岁，穆麦指导他每天从道外中学回来以后补习英文法；莉子也是中学生，天天用朱古律作代名词调笑着男人，是个十四岁的少女，想从穆麦那里学点法文和绘画的知识，同时也天天跟大骏一同学英文法。此外三女霞利，是个十二岁的少女，尚能够努力利用自己的聪明，每天三点钟从学校回来以后，就跟他学数学和初级英语读本。四子和末一个女孩子是四岁和五岁的孩子们，让穆麦给尽些幼稚园的责任，倒还能使穆麦泰然

地照顾过去。除了霞利每天从三点到五点把他缠住以外，大骏和莉子已经完全是现代都会的小产物，每天到穆麦房里申述一次不能听讲的原因以后，就走出去。穆麦不能为工作疲乏，可是他是那么希望休息，他感到这都市的气压过低，他想要个爽朗愉快的高空。

“穆麦先生在屋里吗？”一阵悉悉的步声，停止在门外，听那轻妙的口音，就知道是灵丽，她是主人的第三个妻子。据说主人数年前到奉天的时候，一个大商贾为和主人成立一个契约，把她当作礼物从一个舞场里介绍给主人，因为总难脱去她那本来的性格，血管里老爬着游戏男性的血霉，她那以主妇对客人所施展的要求，就是穆麦对于哈尔滨的不良印象之一。

“在屋里，请进来罢！”

门哗地开了。在灰色的门廊中，现出来一具睹之不安的女性的肉体来，长长的发丝拖在肩的一边，新擦的丹蔻发着红光，姗姗地走过来，坐在茶桌后面的一张椅子上。

“他们走了以后，真寂寞死人。大骏和莉子到同学家去了，三的四的五的都被领到电影院去了，偶然翻到昨天由上海寄来的一个杂志包，找出一份有趣的法国画报来，就被那漫画给迷住了。正好有工夫，你给我讲讲……”就悄然地把一束画报扔在桌上，一转身坐在穆麦所坐的沙发上。

“啊……”感觉迷失在从她身上飘出来的肉香里，把一束画报打开放在黄色的灯光下，偶尔把眼光挪到灵丽的脸上，那双饥饿的火焰色的眼珠子，一下子就把穆麦溶化了。封面上是刚逝世的某音乐家的画像，翻过来，是秋季沙龙展里几幅立体派的怪画，接着便是一九三四年型的妇女新装样式，翻到时事照片的画面时，她已经像侵略者一样挨近自己的身畔了。两个人的视线虽都落在纸上，可是拖在肩上的女人的长发，却喷着淫荡的香味，扰得穆麦似有某种东西将由体内分泌出来。暂时合上眼，定了定神，穆麦忽然想起和

主人第一次见面时，当在露台上摆好茶具，对着主人和灵丽谈话，放在桌下的自己的脚，就曾被另一双脚挟住；穆麦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想明白这漫画吗？简直真一点意思也没有。不是吗？一个男子失了恋，走进公园吃咖啡，被隔壁一对正在幽会的青年男男女女气跑了；又走到一只白木椅附近，恰好也有一双男女不能使他久留；他觉得该走出公园去了，可是又被在园门旁一对合唱着的小孩子系住了脚，及至一细听，也是唱‘我们到橙花下去接吻’的恋歌……”一个甜蜜的威胁袭击来了。穆麦由女人的怀里微微地挪了挪身子，实在不便再讲下去，为保持绅士的客人的尊严，立起来用壶水冲好了两杯茶，藉着这个动作就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中。

点了支烟，不宁地看着灵丽有意无意在看画报的姿势，穆麦心想：如此下去，离去哈尔滨的日子不会远了？这眼前的妖冶的身子、危险的脑袋和那火烈的追求，在自己是担不起的。

门开了。仆妇说主人由场里打来电话：找三太太有事，灵丽才挟起画报，无精打采地走了出去。穆麦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转眼向窗外看去，正是一只彗星从夜空里拉着尾巴滑过去，百叶窗中吹进秋风来，带来了忧郁，暗色的街上走着夜光虫一样的汽车；又点了一支烟，懒意地躺在了床上。

他静默得像个尸体似的，足足有半点钟，才被敲室门的声音惊醒过来。

“穆麦先生！三太太请你陪着到傲连特去一次，是场里的汽车。”是仆妇的声音。

“今天晚上有点头痛，告诉太太失陪了。”疲乏地由沙发上坐了起来，看着立在门口的仆妇。

仆妇走出门外去，穆麦又躺在沙发上，用吐出的烟雾在壁上划着阴翳的影子。

二十分钟以后，门又在寂静中被敲了两下。

“先生！休息了吗？我想念念英文法……”是二姑娘莉子的声音。

“今天夜里有些头痛，不能再讲书，明天早晨早些到这里来补讲罢……”刚要宁静下的心绪，不该再让长了腥红口唇而半大人气的女孩子扰乱，穆麦实在要休息了。

莉子便走远了。穆麦听着走廊中走远的足音，有些自责不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如此怠慢，可是换了一支新纸烟以后就忘掉了。

抽到第五支烟时，他闭了灯。

礼拜日。大骏以应该休息为口实，穆麦就被拉到马迭尔的暗室里，等着爱纳保丝的冷艳的表情了。

场中的灯像黄昏的太阳，放射着橘色的微光，右手那边儿一群女学生谈笑着，嚼着朱古律，大概舞台上立着的那张新片预告上的小爱神，又把尖锐的矢插透她们的心了。把麦斯干衔在嘴里，虽然明白了舒适和享受的意义，可是他也体验了这不愉快的心情，和勉强被放在享乐的人群里的损失。一个说话累音过笨的俄国人，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光亮的秃顶挡住了他的视线，正想把视线移到右三排的一位少妇身上的时候，由背后的楼上便吐出一支巨光来，场内就随着暗了下去。

先是只会发尖音的动物漫画，和一份化妆品铺子的广告，接着才有穿黑袍的爱纳保丝现出来，这个含有刺激性的色情的主人公，是由刘威斯的怪女人道治华绥搬到银幕上来的。那可爱的恋爱本能，却把观众的心一下子便缚住了。小主人今天似不是来看电影，灯一熄便把大衣和穆麦放在座位上走开了。眼光流在银幕上，心里却盘算着都市的青年男女的心理，当爱纳保丝把红唇落在大西洋的水手的颊上，橘黄的灯光又使场内原有情形恢复过来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小主人走了回来：

“先生！三妈妈来了。”

看他说到自己母亲的神色，便知道事情准有个岔子，可是生在都市的家庭里，又不是亲母子，那种互相诽谤的情形，穆麦是知道的。不过为避免烦恼，他说：

“影院是任何人都可以来的。”

“来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看她的邻人是谁呀？”

果然，那个邻人是未曾见过的人。当穆麦由头颅的海里找到他们，一个上唇有浓黑小胡子的侧影正冲着他，体贴地靠着主人妻子而密谈着别人听不见的话。穆麦的眼和嘴都呆直了，心里非常奇怪，一个人妻怎么能陪人坐在电影院里呢？这时，灵丽突然转过头来，发觉了同时在场内有熟人存在，就把头又缩回去了。幸亏场内又暗下去，开始后半的放映，大家心里才消没了不安。可是灯一闭，小主人就在穆麦的肩上拍了一下：

“先生！你先看罢！我要走了。”穆麦不及询问为什么要走，大骏已经把大衣挟在臂下向黑暗里走去了。身旁的座位被一个有香水味的女人占了去；银幕上接吻的姿势虽然吸引着他的视线，但是那小胡子靠在灵丽身上细语的情景，却忘不下去。在都市里，父亲的妻子虽然未必是自己的母亲，儿子总不该那么看笑话，自己的主人也是个奇谈中的人物，把这样一个女人领到家里，反任她去找男人，偏偏遇见自己儿子来看笑话……穆麦看着爱纳保丝在银幕上施行的恋爱秘术，兴味虽不能离开他，而思索却已经注意到整个的灵丽身上了。

当观众像潮水般拥出去，灵丽已经在出口那里，和小胡子堵住了去路。

“今天我要介绍一位朋友。”灵丽说着，由嘴里流出了苦意的笑来。可是人一拥而出的观客又把穆麦挤到离灵丽更远的地方去了。

于是勉强地一面招呼着，一面站在出口外的台阶上，等着小胡子和灵丽从人丛中挤出来。

“这是孙国泰先生，穆麦先生……”

在影院的门前，两个人被介绍成朋友，便跟着人群走下台阶，混入人海的巨流里了。在铺道上，说着初见面的朋友的客套话，灵丽就以主人的地位说：因为主人没在家，三个人应该到家里去坐坐。可是新被介绍的朋友孙先生，似乎惊讶于灵丽的大胆的要求，他主张找一家干净的吃茶店谈谈话。结果，还是依了新客人的主张，坐在一只淡青色的街车里，从宛如色盲试验辨色板的广告街走过去，坐在一家白俄的吃茶店的露台上了。

两个男人伴着一个女人时的不安气氛，凝结在这临时的会合中，三个人揣着轱辘不安的心情，谈天气的温度，谈咖啡的产地，谈烹调的技术……这简单的会合就在有闲的谈话里过去了。

站在吃茶店的门口，把新客人放在另一只车上，穆麦和灵丽坐在一只车里，往家那边儿跑着。许是神经太受了刺激，在午后的天空下站着的建筑物，塞满了街路的汽车，大玻璃里的窗櫺装饰……简直像从山岳横断面中露出来的太古化石层似的；就是那些拥抱着在步道上来往的青年男女和新奇的广告，在穆麦眼里也失掉了实像；嚣乱的汽车叹息声和车轮的摩擦声，恰如海洋中的怒涛的巨响，他有些眩晕了。猛然歇斯底里的眼前现出了一片黑光来，搏住了自觉……

“穆麦！今天怎么这样沉默呢？”灵丽将被车颠簸着的右臂，温柔地靠近他。

“没有什么，就是太疲乏了。”

车沙沙地停在住邸门口，下了车，莉子正在门前石阶上，拿着一束糖果引逗狼狗玩，可是穆麦除了希冀快到屋里俯在床上休息一次，完全忘了别的。把莉子扔在脑后，让灵丽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穆麦便颓然地走进了自己的室内。刚卸了大衣，松松领带，莉子就跳进屋来，随后那狼狗便像这个少女的守护神似的，也顽皮地立在她的身后。

“今天跟三妈妈到哪里去了？”十四岁的都市少女是危险的，穆麦同样感到和她哥哥一样厌人。

“在巴拉斯看爱纳保丝来的。”

“先生！下次别同三妈妈去罢！”

穆麦的心忽然地跳了一下，都市的阴影即时笼罩了他，看看壁上短针刚指到五点的挂钟，便很镇静地说：

“小姐，尚不到用功的时候，请你到外面去一会罢。”

走廊里消逝了少女的步声以后，躺在床上，把口袋里的烟点着含在了嘴上。

过了半个月，是一个中午。

在基泰耶斯街中段一家药房里，买了一付安眠药出来，隔壁一家大商店的窗橱装饰的强烈的色调，就印入了他的眼睛。穆麦站住脚，看里边的蜡人形坐在高价的毛毡上假装流泪的姿势，一个喝得舌根都硬了的白俄拢过来，向窗橱里深深地看了一眼，长叹了一口气，又用破皮鞋在水门汀上快快地走了过去；穆麦心里想：这个棕色的异国放浪者，也许还怀念着莫斯科的豪华的往日，也许悲伤着自己的流亡的忧郁和离开温柔的家的情景，可是这大都市的存在，就连这么一个人的简单的需要和安慰都不能给他吗？这山似的货物表现些什么呢？在都市里，只有人力车夫，货物搬运夫，从沦贫群里逃出来的苦力才是都市的大动力，都市的重心，寿命和活力非由他们那棕色的肉皮流汗不可；可是反过来，这都市的全财产是他们的吗？他们只不过能在大商店的窗橱装饰前面，或金融放送里，时或叹息一声而已……

一角钱换来的新闻纸，由卖报的白俄童子手里递到自己面前，头号活字划着墨索里尼厉行法西斯蒂新教育政策和伦敦的海缩时间，可是，在穆麦这些事情是都跑不进他的心的。猛然想起在上月和小主人大骏在拐角一个吃茶店曾经会见的一个犹太女人，于是把报纸插在大衣口袋里，就顺着水门汀上的建筑物影走去。在中午，吃茶店的女人们也许还在家里，不过就坐在墙角里享受点酒，倒也很别致；这样想着的时候，他便走进了那家吃茶店。

恰好孙国泰也在那里，一个人独自喝着酒。

“巧得很，穆先生。”在小胡子底下作出奸意的笑声来。

“不客气，近来很好罢！”

“很好！就坐在这里罢！中午到这里来谈谈倒许有趣些。”

他说话的神气特别奇怪。便要了个酒，坐在了对面。

恰好所希望的犹太女人须得五点来，便默默地把酒装进了肚子。小胡子把郁润的酒沫挂在嘴边说：

“穆先生到哈尔滨有许久了吧？”

“呵！快到两个多月了。”

“穆先生！哈尔滨的印象怎样？”

穆麦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苦恼住，简直使他无法回答了，他迟吞吞地说：

“也许很快地就离去哈尔滨罢！这里很不能使我舒服下去。”

“大概是因为女人罢。”

这一句话差点儿使穆麦跳了起来，他暴怒了。虽然为顾全绅士的尊严，不宜和初识的人没礼貌，可是如此恶劣的人倒可暴骂一顿，不意小胡子又接着说：

“讲出话来或能使你讨厌，可是说我要说实话。那天，在茶食店里的小会，不能让你认识我的全貌，可是，在今天，我还有剖解自己的必要。然而碰到一个好闲谈的人，是神仙也堵不住他的嘴的。你

们的三太太，李娜（这是我唤现在的灵丽的名字），放在都市里，决是个危险的东西，我认识她比你早，当她在女学生时代，就认识了她。那时，她是北京某私立外国语补习学校的学生，她不是以口红抹嘴唇，就是把情书恋文用出乎人意的办法转给男人。以后，她便由我们的罗曼斯中跑出去，又和另外一个男人走了。这转机虽容易使人失意，我却藉机离开了北京。其间，她和一个资产家的儿子到了上海，又到了日本，最后堕为舞女，作了现在场主的夫人。在差不多十年的工夫里，我走过了许多地方，这拓落的岁月，固然使我非常懦弱起来，可是我也把日子在并不平凡的自信里送过去了。我第二次会见李娜，是在旅馆里，我拯救了被恶少引诱到旅馆秘室里将陷入危境的一对青年母女，及至救出来，才知道是自己十年前的恋人。

“近来在她的话里，我知道有你这么一个青年被雇用去了。我也知道了你住在这哈尔滨，因为她而感着不安，可是你该自释。”

穆麦引起了他的话源，也只得任其说下去：

“她说，她很想爱你，可是你太无机可乘。”

“在哈尔滨，这没有职业的生活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你知道，我现在还是失业的人，在大都市里，失了业的人太微弱无力得可怜了；所以在不久以后，就走出哈尔滨去也说不定。并且我还告诉你一件事，那女人跟我走出哈尔滨去也未可知。她是以欲望去爱你，而以义务来爱我的。”

一席长话完全将穆麦堕入迷惘中，他不知道小胡子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表现他自己，可是穆麦并没有心情去问他，低下头又喝起酒来，暗想着复杂的都市的市民，一个酒店里的客人，便有这样特异的历史与现况，一个坐在计算器前窥探利息数目的资产家，却领着那么一个多事的妻子放在家里，恰好这个资产家的妻子和坐在酒店的客人又在十年前结有关系，甚至一个当家庭教师的青年刚